

引子

香港

“来人，让这婊子闭嘴。”

沉重的殴打声传来，被锁住的女人呻吟了两下便不再出声。这是场杀鸡儆猴的表演，目的在于提醒其他人不要再发出任何声响，甚至连呼吸声也要放轻。

死寂般的沉默中，叫作“铁皮”的男人蹲下身，伸出脏手抓过女人的下巴，使劲摇晃她的脑袋。她对香港远处五光十色的夜景视若无睹。这时铁皮打了个响指，“电筒。”

很快，一盏电筒打开，交到他手里。灯光晃动，可以看出他们身处一个十多米长的铁皮船运集装箱内，边上有两排年轻女子，共计三十三人，全是囚徒和奴隶。这些人身上没有镣铐——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镣铐。

光线直直地照进那个女人的眼睛。她没有眨眼，放大的瞳孔黯然失神。她只是怔怔地望向前方，看不出一丝恐惧，也没有……任何反

应。铁皮注意到她面颊上的红掌印。“钉子”下手够狠的,但至少他用的不是拳头。坏掉的货卖不了好价钱,而眼前这个——日本姑娘——能在那些欧美买主手上卖个好价钱。“她们要多久才能……准备好?拍卖会半小时后开始,我的客人们已经到得差不多了。”

“她们都被打了药。”钉子答道。这个消瘦的家伙一头油腻的金发,身着黑色皮衣,脸上戴着暗紫色的墨镜——尽管这会儿已经晚上了。他甩着手,刚才那下打得太用力了些,“虽然干不了别的,但走路不是问题。”

“记住,”铁皮提醒他,“我们不开窑子,我们是商人。卖出去以后,他们想怎么玩这些货是他们的事。”

钉子点点头,“道上的规矩。”

铁皮知道自己能相信钉子。三年来他们合伙买卖了两千多个女人,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人口贸易商之一。这生意在波士顿事件后消停过一阵子,很多人害怕遭到报复,有些客户甚至想退还商品。但那个怪物——涅墨西斯——始终没有再出现。于是他们的生意又兴旺起来,或者用钉子的话说:“好得炸了锅。”

铁皮有时会安慰自己,说这些女人被人买走后依然能谋得体面的工作,比如做保洁,或在工厂里干活。但他心里清楚,这些奴隶中运气好的,也无非是被锁进豪宅,被玩儿个几年然后丢弃。运气不好的,几乎熬不过一个礼拜。最惨的,甚至挺不过今晚。

不是我的错。他对自己说。

电筒惨白的灯光扫过那些女人的脸。她们多为亚洲人——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还有中国人。中国人尤其多,因为中国许多地区依旧重男轻女,女儿失踪后家长闹腾得不怎么厉害。至少我的客户不会轻视女性,铁皮心想,她们中的一些在死之前还能体会被人需要的感觉。另外一些奴隶则是西方人。比如那对加州母狗,她们几乎是自愿

上了这趟船。此外还有两个德国人、一个法国女孩和两个西班牙裔墨西哥人。西方买主偏好亚洲姑娘，而这里的买主会更青睐欧美姑娘。人们总喜欢带点异国情调的东西。

他蹲着往左边转了转。灯光扫向下一个，她眼里反射出同样的空洞。这个姑娘似乎没什么卖点，还有些龅牙，价格堪忧。不过这趟生意肯定能赚上好大一笔，所以小钱也无所谓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黑色标签，贴在这姑娘的右手上，意思是她的拍卖起始价较低。她会成为那些运气不好的人之一，毕竟没人愿意在临时玩具上投入一大笔钱。

“嘿，铁皮。”有人站在集装箱开口处叫他。铁皮转过身，看见城市的灯光映照出他两个手下的身影。湿冷的海风刮过，空气中弥漫着城市和海洋的腥臭味。他还是像过去那样讨厌香港。这地方管得严，从迎接客户到拍卖奴隶，一系列事情都得在他的货船上进行，虽然远离了执法人员，但也减少了许多利润。不管怎么说，等交易完成远走高飞时，他肯定会比现在更富有。

铁皮挥了挥手，想驱散香港的那股臭味，“怎么回事？”

“他们都到了。”

提早了，铁皮心中暗笑。提早意味着饥渴，饥渴意味着更高的售价。他拍拍手，望了眼钉子，“在开卖以前我要先确保每个姑娘都没问题。”

钉子点点头，“今晚会赚不少。”

“会赚很多。”铁皮说完，习惯性地往左迈出一步，让灯光打在另一个姑娘的脸上。这是那对美国娘们中的一个，满头金发，看上去健康又苗条，今晚她肯定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亚洲人喜欢身材苗条的货，而她该丰满的地方丰满，至于那张脸……简直花容月貌。

然而她没有直视灯光。

瞳孔还明显地收缩了一下。

接着眉头紧锁。

铁皮尚未彻底反应过来，这女人就瞄准了他两腿之间的位置，狠狠飞起一脚。裆部一阵剧痛直冲脑门，铁皮整个人瘫倒在地，如同婴儿般蜷缩成一团。

他挣扎着张开眼，看到那女人双拳紧握，挺胸而立，与钉子四目相对。钉子已经抽出了他最喜欢的匕首。大多数女人光是看到这武器就会乖乖听话，可眼前这个？她显然不仅没被麻醉，眼中还燃烧着熊熊怒火。他妈的是个条子，铁皮心想。还装出一副婊子的模样。不过她们应该有两人才对，还有一个——

集装箱另一端传来的打斗声回答了一切。铁皮想发号施令，然而他连气都喘不过来。

就在这时，集装箱前后晃了一下。幅度不大，像遭遇风浪时常有的起伏。问题是，他们不是靠着码头么？

突如其来的晃动让钉子打了个趔趄，破绽只是一瞬，但对那女人来说已足够。只见她往前突进，用铁皮这辈子没见过的速度一脚踢掉钉子的武器。那把匕首尚未落地，她就拧转钉子的手腕，同时一拳正中喉咙，把他打翻在地。

又一阵晃动传来，系泊在拴船柱上的钢绳嘎吱作响。

铁皮终于缓过第一口气。那女人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眼，她额上细密的汗珠融化了脂粉，露出了……红色的伤疤？她呼喊着眼伴，对铁皮没怎么留意，“都搞定了？”

“搞定了。”另一个女人的答话带着俄罗斯口音，“我们干得不错。”

“是时候让她们起床了。”金发女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圆罐，撕开盖子。白色的雾气嘶嘶地往外喷涌，很快在集装箱中弥漫开来。

铁皮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化学雾气，试图屏住呼吸。然而命根子挨过那一下后，他的身体完全不听使唤，还是深深吸了一大口。结果

就在那些雾气充盈肺腔的瞬间，他感觉自己恢复过来，仿佛充满了能量。只是裆部依旧火辣辣地疼。

他周围的奴隶们从恍惚之中逐渐苏醒，集装箱内一片困惑的低语。四溢的雾气中，金发女郎仿若幽魂，她在用不同的语言大声发号施令。远不止条子那么简单。

这时脚下的船体再度倾斜，角度异乎寻常的大。一瞬之间铁皮还以为又有一波大浪袭来，但他很快意识到方向不对，而且集装箱始终未能恢复平衡，就好像船尾部分突然压上了万斤重的货物。

他思考着这究竟怎么回事。答案只有一个。恐惧让他立起身来，但还未站稳，箱顶又遭到沉闷一击。颠簸之中，他再次重重摔倒，脸先着地。

这时铁皮身边响起许多匆忙的脚步声，而金发女郎大声地呼喊，还有她皮靴踩踏铁皮的铿锵之音始终没有消失，看来这人不顾危险，要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好吧，其实不算最后一个。有那么一刻，铁皮希望那些在他货船上奔逃的女人能给他争取点时间，但马上他就回忆起了究竟是什么在驱动那怪兽。

涅墨西斯。

古诗里说她是背生双翼的审判者。

她是来找我的。他想。

集装箱顶传来尖锐的金属撕裂声，只见巨大的爪子刺入箱顶边缘，往上猛地一拉。整个天花板被轻松扯开，就像打开个罐头。白雾没了束缚，很快在风中消散。铁皮左顾右盼，发现箱内只剩下自己、钉子和那两个守卫。他们横躺在地，不知死活。三十三个奴隶，包括那俩女人在内，都已经不见了。

钉子的喉咙里不断发着呕吐般的怪声，也许正在死去。但铁皮顾不了那么多，他爬起身，从钉子身上跨过，冲向集装箱的边缘。还没跑出两步，他突然看见地上出现自己的影子。而照亮他单薄身影的亮橙

色光芒,就在他头顶。

他猜得没错。她来了。

为了正义。

为了复仇。

为了他。

铁皮终于战战兢兢地转过身,直面命运。他发出的凄厉尖叫声远比所有他购买、贩卖、折磨过的女人更甚。

科罗拉多

你可能觉得待在南科罗拉多丛林深处，周围数里内除了个一头红发的热辣美女外别无他人，会有天堂一般的感受。换在别的地儿，这想法可能没错，麻烦的是我不知道毒藤长什么样子，更别说它的汁液抹到手上后会让人全身——从掌心到肚子，就连蛋蛋也不例外——发痒。别说什么天堂，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在地狱里受罪。

没开玩笑。

手上和肚子的不适感我还能忍耐，现在夏日炎炎，犹特^①保护区内又潮又热，我因此决定轻装上阵，也就是说，没穿内裤就出了门，反正宽松的四角裤会把一切都罩起来。可我万万没想到剧情会这么发展。现在我每挪动一下屁股，那活儿就一阵难耐的瘙痒，跟他妈着了火似的。原本又一个白费工夫，但在其他方面颇有推动意义的调查活动如今彻底沦为活受罪。我怀疑这世上没哪个男人有过我现在的感受。

雪上加霜的是，我们在徒步回撤。没错，这听起来好像也不差，可

① 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

我们距离汽车还有十五公里。就算坐上了车子,最近的药房也还得驱车飙上三十公里才能赶到。相信届时我完全可以独自一人拉动炉甘石洗液^①的价格飙升。

就像刚骑了一个月不带马鞍的马一样,我走起路来举步维艰。我朝前伛偻着的姿态肯定像极了患上 ADHD^② 的小孩,就是狂摁圣玛丽教堂门铃的那种浑小子。

终于,我感觉自己到了极限,摇摇晃晃地停下脚步,两条腿弯得跟圣路易斯拱门^③似的,“操操操操操。”

艾希莉·柯林斯,我的调查同伴,和我一样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一个专门保护国民免遭超自然威胁的部门,这时停住了前进的步伐,转过身来。看她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几乎萌生了抽丫脸的冲动,可惜这样一来我屁股准变成四瓣。“爷们点,哈德逊。”

“我只接受其他长着蛋的爷们的建议。”我双手扶膝。

“我带着根橡皮筋,”她没一点收起坏笑的意思,“我叔叔教过我一次怎么给山羊去势,你只要用橡皮筋卡紧那里,阻止血液流动,然后——”

“大姐,”我哭笑不得,“没开玩笑,我不行了。”

她把手伸进口袋,真的摸出了那根皮筋,一边拉伸一边唱歌:“我们可以是好姐妹——”

我没有答话。这不是因为我不懂得反唇相讥。实际上我们常常彼此嘲笑,甚至可以像打乒乓一样嘴皮子不带消停地相互攻击几个钟头。但我这会儿脖子后面的毛发直立。不知道究竟怎么了,我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闻到。这是种本能。我大脑里有个部分在高叫着让

① 皮肤护理用品,可止痒。

② 多动症。

③ 美国圣路易斯市密西西比河畔的纪念建筑,高 192 米,呈巨大的拱形。

我快跑，或者准备战斗。

看到柯林斯慢慢把手放到身侧，我知道她也有同样的感觉。

有谁在跟踪我们。

“什么东西？”她低声问道。

我摇摇头，但心里清楚它无非是棕熊或者美洲狮。这两种动物广泛分布于这一代，偶有袭人记录。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熊，这不光因为我从它们手上逃生过，更重要的是你能听出这帮大老粗要干什么。而美洲狮……它们的潜行和追踪能力简直如同鬼魅，连犹特人都要敬它们三分。受到攻击的那一刻来临之前，猎物永远不会发现这些猎手的位置。我们目前正好处于这种境地。所以我没有想太多就回答了柯林斯：“美洲狮。”

柯林斯抽回摸着屁股后头手枪皮套的那只手，转而取下背上的麻醉枪。伪装服、战术包再加上枪支，她活脱脱就是从赤色黎明里走出来的游击队员。而我的打扮虽说也一模一样，但就凭现在这半死不活的状态，当群众演员都领不到盒饭。“或者别的哪种大猫。”她说。

我被她的话警醒，顿时忘记下体的火烧火燎，也端起自己的枪，可惜这玩意儿只能起到威慑作用。柯林斯的枪膛里好歹还是麻醉镖，我能打出去的只有追踪器——因为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狩猎，而是寻找目击者描述的生物。从那些人的报告来看，这里有只黑色的、半人半猫的生物。过去一年来，柯林斯和我处理了不计其数的类似报告：卓柏卡布拉^①、泽西恶魔^②、茫茫多的幽灵、烦人小鬼、第三类接触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超自然事件。如果你不把那个踏平波士顿的百米怪兽

①一种传说中的吸血动物，身高在半米左右，皮肤类似恐龙，两个眼睛鸡蛋大小，嘴上獠牙突出，从脖子到背上长满了各种颜色的尖刺。

②据传说出没于新泽西州南部的两足有蹄类飞行生物，身长1~1.8米，全身覆盖黑毛，头部似马，眼睛深红色，翅膀如蝙蝠。

和大脚野人——我们在波士顿事件后几个月发现的——算在内的话，国土安全部 P 部门的所有工作都是彻头彻尾的浪费时间。唔，我是说开展超自然调查的那部分。我们还在忙活别的事情，主要包括对几个人展开追踪和立案调查。有理由相信，成百上千人死在了他们创造出的怪兽手上——还有脚下。那怪兽的基因取自古老的复仇女神，但同时也混进了一个无辜女孩的血肉。迷子。我摇了摇头。不对，涅墨西斯。现代实验室居然能把人类的 DNA 和那个没准死了不知多少年的恐怖怪物混到一起，真是不可意思，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她苏醒之后从缅甸一路向南去波士顿，吃掉人类、鲸鱼，还有其他数不清的活物。每饱餐一顿之后，她的体积就越发庞大，仿佛把每一磅食物都转化成了肌肉。而且她不只吃，还毁灭了途经的一切：房屋、船只、城市再加上所有胆敢阻挠她前进的军队。直到她戏剧性地杀死自己——我是说迷子——的父亲后，一切才终于告一段落。

至少现在尾随在旁的不是涅墨西斯，否则我早就看到她了。不管在跟踪我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的潜行技巧非常出色。我环顾了一番，凝神细看每一棵树木、每一块阴影。

非常非常出色。

背后突然传来草木拨动的沙沙声，柯林斯和我同时转身举枪。我们没有能置人于死地的武器，不过要是柯林斯瞄得够准——正常情况下她的确瞄得很准——那么被命中的家伙走不了几步就会昏倒在地。

灌木又动了两下。位置贴近地面。有什么黑不溜秋的小东西逃出了我们的视野。

我垂下枪口，“不会是臭鼬吧？”

柯林斯叹了口气，也放松下来，“看上去和家猫差不多大。”

“我们居然被一只小动物吓成这样。”话虽这么说，手臂上竖起的汗毛却丝毫没有松懈，我依然下意识地紧紧攥着枪。接着，就在我思

考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以及紧张感为何没有消失的时候，一阵风拂过我的面颊。

有道阴影与风同行。

它闻起来如同玫瑰。

我本能地举枪瞄向那片阴影，尽管枪膛里只有追踪器，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攻击者不知道，它明显把枪视做了威胁，压低身子一下子冲过来。如此一来，我这枪自然落了空，飞镖嗖一下射入林中。

但我根本管不了那么多。我的目光被一双黄色的眼睛吸引，它们看上去既像猫科动物，又有几分像人。那张脸也是，虽然拥有女性人类的柔和曲线，可鼻子和多出来的胡须却又与人迥然不同。猫女，原来真的存在。

还会生气。

我步枪的枪管被她用双手扭弯。这力量真让人惊叹。不过，要是她接下来愿意大发慈悲，别把这怪力用在我胳膊上就更好了。

柯林斯也一样，她根本没有射出麻醉镖的机会。猫女灵活地转身飞踢，那枪立刻高高地飞出，落入我们周围的灌木间。但她没有就此停下，而是旋转半圈之后蹬在我胸口。我往后倒退几步撞上一棵大树，顿时感觉每个氧气分子都被从肺部挤出，眼前一片昏花。

柯林斯见势不妙，伸手去够她的备用武器。她拔枪速度很快，可是猫女突然跃到空中——至少六米高的空中——接着空翻落在她身后，一下打中她持枪的手。柯林斯吃力不住，虽然开了一枪，却没有命中任何人。而下一瞬间，这武器也斜斜地飞了出去。四周的灌木丛中传来被枪声惊起的几声呜咽。现在，柯林斯手无寸铁，然而对她这样的战士来说，丢掉一样武器不过意味着用上另一样。只见她咆哮一声，握起双拳。

猫女未料到她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毛茸茸的头侧挨了柯林斯狠狠

一拳。我认得这个打法，柯林斯并不想下杀手，她的目的在于让对方一击昏迷。可是猫女并未倒下，她蹒跚着退开两步，随即一个反冲，把柯林斯摁倒在地。

我想帮柯林斯，可还没迈出一步就两腿发软跪倒在地。妈蛋，我还没缓过劲来呢，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恳求那生物收手。我竭尽全力发声，音量却低得如同耳语，“住手。”

猫女对着柯林斯拳如雨下，我才看清她长着人类的手指，而不是兽掌。指尖里还暗藏爪子，但不知为何没伸出来。要是猫女玩儿狠的，柯林斯的防御动作再好，胳膊也早被撕成碎片了。考虑到她刚刚展现出的力量，猫女肯定在克制自己。只不过就算没用全力，再多打上一会儿，柯林斯同样会面临危险。

想起自己也带了把装满子弹的手枪，我费力把它从身后取出来。我不想杀死那生物，更不想误伤柯林斯，所以又喊了一声，这回终于找到点感觉，“住手！”

我没指望猫女能照办，但她停下来——望向我，眼神里满是愤怒、怀疑和……智慧。

我的胳膊打着战，“上帝啊，你能听懂？”

她微微眯起双眼，“你们不该来这儿。”

2

就在猫女分神看向我的瞬间，柯林斯双膝猛抬，撞在她背上——容我补充两句，她的后背也同女人一般，要不是还长了条长尾巴，真不知能迷倒多少人。除此以外，她还有油光水滑的黑发和毛皮——柯林

斯同时用双手使劲推向袭击者的胸口。而猫女往前一翻,真的像猫那样轻盈落地,在柯林斯还未起身之时就做好了再度攻击的准备。

她双腿微弯,准备冲向柯林斯的后背。这次,她伸出了利爪。

“别动,否则我开枪了!”我举枪瞄准那生物。这样近的距离下,不管她动作有多快,我都不会失手,“我知道你听得懂。”

猫女的脑袋转到我这侧,眼神如同愤怒的少女。我又看了遍她其他的面部特征,如果她是人类的话,可能也就二十岁上下,然而我并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我不想杀你,”我说,“但你要是继续攻击,可就怨不得我了。”

猫女露出了沮丧的神情,“是你你你们先攻击我们的!”

哦天,声线也像小姑娘似的清脆。

“我们根本没有伤人的意思。”说这番话时我颇有种底气不足的感觉,可这真不是撒谎啊。

“不,你们有!”她大喊道。就在我觉得这番对话会变成“有!”“没有!”“有!”“没有!”的无限循环时,她又继续说下去:“你把枪指向了我的姑娘们。”

姑娘们?

她的姑娘们。

“真他妈要命,”我望向之前看到小动物的灌木丛,“他们是你的孩子?”

她低声咆哮,露出了尖利的白牙。

“我真不知道啊。”我解释道。

她摆出攻击的架势,“太晚了。”

“太晚了?”

“你看到了他们,”她说,“我不能让你就这么离开。”

此事只怕不会善终。我压低枪口,对准她的前胸。我真的不想开

火，这样神奇的生物，要是她能——

猫女发出啾啾声，胸口不断起伏。我的食指轻触扳机。

“等等！”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中气十足的男音。我望向柯林斯，想从她眼里读出惊讶或者警告的意味，然而她一脸迷茫。看来不论来人究竟是谁，肯定是个赤手空拳的人类。“别开枪！”

那人脚步急促，混合着踩在枯枝败叶上的声音。

猫女的神情缓和不少，她不再啾啾，肌肉也放松下来。可我依然不敢垂下枪。面前的兽人姑娘随时可能暴起发难，再说来人到底是谁我心底也没谱。

那人从我身边跑过，赶到猫女身边，那架势怎么看都像是父亲在奔向女儿。“莉莉，”他语气严肃，却饱含关切，“怎么回事？”

莉莉？真的假的？这猫女的名字叫莉莉？

“他们要朝姑娘们开枪。”

那人的身子一下子僵直了。我没看到他有武器，但我们之间的空气却瞬间凝结。

“首先，”我依然试图避免冲突，“我们的步枪里装的是麻醉镖和追踪器。我们的工作可不是杀……人……或者别的东西。第二，我们根本就没看清楚你的孩子，还以为那是臭鼬呢。最后，我就实话实说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靠得太近。如果你不来跟踪，我们连武器都不会拿出来。”

新来的那人摇摇头，叹了口气。

“我只想监视一下，免得他们搞破坏。”莉莉嘟囔道。

“你知道这样违反规定了。”那人说。

“我只是——”

“要是今天姑娘们真出了事，那你肯定得背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他说，“你明白吗？你让我们所有人都身陷险境。”

莉莉好像受到了重创一样萎靡下来，“对不起。”

“那你来这儿干吗？”他问道。一秒钟后我才反应过来他在对我说话。

鉴于形势逆转，我说道：“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由你来回答。我还拿着枪呢。”

那人犹豫了一下，“我们住在这儿。”

我四下瞥了一眼，“这林子？”

“北边几里地之外。”

印第安保护区。“你看起来不太像犹特人。”

“爷爷是。”莉莉插了一句。那人发出嘘声，让她保持安静。

“她从哪儿来？”我问。

“恕我不能透露。”

“恐怕你必须回答。”我的准心微移向那人，他在衣服下藏了武器也说不定。

“省省吧。”那人的语气让人火大。

“那我就必须逮捕你们了。”

那人想转过身，不过我马上喝止他：“再动就开枪！”见他不再动弹后，我又加了一句：“把手放头上。”

“你是谁？”那人慢慢举起手，“DARPA 的人？”

“DARPA？”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爬起身的柯林斯也举起了手枪。她慢慢绕到那人前面，注视着对方的脸，丝毫不敢懈怠。

“我知道这个缩写的意思。”我说，“抱歉，我们不是 DARPA 的人。我们来这儿是因为最近发生了好几起猫女目击事件。”

那人扭头望向莉莉。

为了让自己的话更真实可信，我补上了一些具体细节：“她偷窥过

人们的窗户,还偷偷溜进私家院子吓到一些小孩。过去两个月来我们收到了整整十五起相关报告。”

那人的头垂了下去,“你—这—家—伙。”

“我——我只想看看其他人。”莉莉嘀咕道,“成天困在树林里实在——”

“这不安全,”那人说,“你知道的。”

莉莉跺了两下脚,踩断一根松枝,“我认识的人就只有你、追迹爷爷、乔利埃特和布雷叔叔!”

那人抬首望天,显然已经怒不可遏,小时候我爹妈揍我前就是这样。

“哥们,”我决定打打圆场,“我不是非得逮捕你不可。我们主要的工作不是这个。”

“那你的工作是?”

“发现并监测潜在的威胁,只要别作死,其实我们就不会拿你们怎样。”

他缓缓扭过头,脸部轮廓逐渐出现在我眼前。这人似乎有点眼熟,但络腮胡遮去了他脸上的大部分特征。“你是谁?”他又问了一次。

这次我总算回答了,“国土安全部的人。”

他笑了起来,“P部门?”

就算他猜出了我隶属于哪个部门也没什么好稀奇的。要不是我们,涅墨西斯在波士顿的横冲直撞不会就这么结束。这事让我们名声大噪,我敢打赌地球上过半的人都听说过P部门的名号。“对。”我说。

对方接下来的反应超出了我的预料。他抬起头,彻底转过身来,“我还在想,你打算这副紧张兮兮的样子保持到什么时候呢,约翰老兄。”

我的名字为别人所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不过能这么随意叫

我的人可不多见。我应该和这家伙相熟,但直到和那双棕色的眼睛对视后,我才终于认出对方,“马克?”

他再度抬起手来,我淡定地收回枪。马克·霍金斯是我的好哥们,我们打小就一起去树林冒险,玩滑翔、极限跳伞和漂流,他也总陪在我身旁。后来我们有了各自的工作。我去 DHS 任职,他则当了护林员。

“我看到那顶帽子的时候就该认出你。”他笑着指向我脑袋上的套头毛线帽。我用这玩意儿来掩盖悲剧般不断后退的发际线。“贝蒂最近咋样?”

“死了,她替我挡了发子弹。”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他的下巴简直落到了地上,“哦天……对不起。”

他不知所措的表情和哀伤的眼神让我很是迷惑,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霍金斯没见过那部叫作贝蒂的皮卡。“哦,原来你说的是人类贝蒂!”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分手了而已。”

“那你刚刚说的是……”

“皮卡贝蒂,”我说,好像这么简短的解释他真能明白似的,“她挂了,但直升机贝蒂还活得好好的。”

“你认识他们?”柯林斯依旧举着枪。

“我认识他,”我望了眼霍金斯,“但不认识他朋友。”

“好了好了,”霍金斯对莉莉说,“这人没问题。”

“我绝对不想伤害你或者你的姑娘们。”我把枪插回皮套。看那女孩依然局促不安,我向前一步伸出手。她瞪着我的胳膊,好像随时要咬下来,但最后还是和我握了握手。她的皮毛松软,握力却相当惊人。“我叫约翰。很高兴认识你,莉莉。”我朝柯林斯示意了一下,“那位是艾希莉,我的搭档。”

“不只是搭档。”莉莉狡黠地一笑。这姑娘肯定跟踪了我们一路,甚至在我还没去抓那毒藤之前就在近旁观察了。这倒提醒了我